

# 胡风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5卷

海外编 I

---

**顾问**

巴 金 王朝闻 贾植芳 王元化

**全集策划**

王建辉 刘鼎华

**整理辑注**

梅 志 张小凤

**常务编辑**

魏世弟 沙铁军

**各卷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

王建槐 邓宁辛 沙铁军 祝祚钦  
谢嘉星 魏世弟

**第5卷责任编辑** 魏世弟

**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 汪 汉

**责任校对** 余兆伟

**责任印制** 杜义平 王铁兵

**照片手迹技术处理** 朱永锴

---

“集外编”为未被作者生前编入集中的各类文章(除诗以外的著述,不包括译文)。这些文章中:有的是发表后被作者忘记了的;有的是当年作者编集时未能搜集到的;有的是作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愿编入集中的;有的是作者并非为发表而写,但却被迫发表了;还有一些是作者并非为发表而写,但对了解作者的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有重大意义,经编者陆续整理辑注而成的;更有作者在最后几年所写而未及被编入集中的……时间为1922年至1985年。共分三卷。

本卷为“集外编”的第一编,包括自目前所知作者于1922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至建国前的全部佚文,除个别篇章于近年由编者整理编入集中外,大多数都从未收入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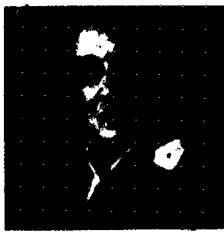
现按内容及时间顺序分为四辑:

第一辑为20年代的作品,包括作者仅有的两篇小说;

第二辑为1931年至1948年的一些杂文、散文等;

第三辑为1932年至1935年的一些评论文章;

第四辑为1937年至1947年的一些评论文章,包括为各类书刊所作的解题、序、编校后记、评论、介绍以及座谈会记录等。



---

---

## 目 录

---

---

### 第一辑

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	3
杂谈	7
两个分工会的代表	10
瞻望故乡	18
深夜独语	21
题诗,等。	23
三年	28

### 第二辑

《最近的世界文坛》十一则	43
一 《土地》问题	43
二 美国人想看高尔基	45
三 辛克莱打官司	46
四 米勒的孙子造假画	46
五 俄译《罗曼·罗兰全集》出版	47

## 目录

六 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	47
七 泰戈爾与反英运动	49
八 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后	50
九 一九三〇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辛克莱·刘易士	52
十 最近高尔基的言论	55
十一 版式设计的新舞台	57
教支那语的支那人	59
亡国奴诸相	61
从血恨的纪念里成长罢	63
国家动员与地方事件	65
“做正经事的机会”	68
从义卖献金想起	70
为了掘发我们的潜在力量	72
在艰难里打下了基础的一年	74
鲁迅先生·日本·汪精卫	76
也算是希望	81
“文化经”拟注	83
七七半日记	85
一个藏币者的烦恼	90
一种“骂”	93
“栽赃问罪法”新例	95
如果一粒麦子死了	99
煞是好看的对话	102
“景仰由人景仰”么?	105

“谣言鉴别法”	107
两种灵魂	109
人力节约刍议	111
气节与“看齐”	113
说到地洞	115
活人露出了尾巴	117
从开花到结果	120

### 第三辑

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	125
关于现实与现象的问题及其他	145
关于“主题积极性”及与之相关的诸问题	167
学者与文人	189
论文字的繁简	193
再谈文学遗产	197
关于采用旧形式的问题	200
“文学遗产”与“洋八股”	205
论模仿	209
一律恕不再奉陪	211
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和倾向	215
也不要“专读白话”	228

### 第四辑

为日译本《大鲁迅全集》所作的三篇解题	235
--------------------	-----

## 目录

《工作与学习丛刊》编校后记及其他	247
编者、作者和读者	253
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小解	299
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	302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	318
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	336
鲁迅全集发刊缘起	359
看《岳飞》	363
关于《七月丛书》	366
关于历史剧问题	368
为祖国,为人生	372
《小面人求仙记》介绍	374
《七月诗丛》介绍十一则	375
《七月文丛》介绍九则	379
《罗曼·罗兰》辑录后记	384
送出这样一本小书	387

---

胡风全集

第一辑





## 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sup>①</sup>

楚生先生：

买到十一月份的晨报附刊，见有先生湖北教育之实际情形及其改进方法刍议一文，不禁非常地愉快：因为今日湖北的教育，可以说降到了零点；而外面内面的湖北人，诚有如先生所说“有知而不敢言者，畏权势也；有知而不言者，以其可羞也”的样子，先生能以精确的观察，改革的精神，出而讨论，个人不能不表示十二分的钦敬和愉快了！但读了先生的论文之后，不觉有点意见，就此写了下来，请教先生及关心湖北教育的人。

我们凡做一件事情，必有一定的步骤；若想那件事能够成功，就不可不先将步骤弄清楚，尤不可不按着步骤去做。所以我以为湖北教育的改进，也有四个步骤：

1. 考察其实际情形及其腐败的原因；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30日北京《晨报副镌》，署名“张光人”。——编者注

2. 本其病根謀一種改革的手段；
3. 用改革的手段去掉教育界的一切障礙物；
4. 積極建設。

—

關於實際的情形，先生已分為六項，詳細說明，頗足供關心湖北教育者的參考——但希望有更精確的調查出現。關於腐敗的原因，先生雖有時說及，但嫌其不顯。我以為湖北教育雖如此其腐敗，如此其難於改革，但只有兩個原因：即武人的阻止與老輩的盤據。先生說“有知而不敢言者，畏權勢也”，是先生雖不明說何種權勢，然心事亦未始不是指武人而言。汪聲以劉承恩私人而代長教廳，是不是武人做他們的靠背？錢葆青以省長秘書，“故拾教廳長之職，如拾芥也”，宗彝以安福余孽，省長秘書而長教廳，是不是武人做他們的靠背？至於解散外國語專校，以軍警壓迫學生，這尤其是彰明較著的武人摧殘教育了！再談到湖北的教育經費，怎麼這樣不充足呢？唉！又是武人拿去了！至於老輩的盤據“盡人知之矣”，而且在先生的論文里，說得很詳。

還有一件丑極了的事，就是教育界乞憐於武人：今年不是辦了一個暑期學校么？起先原是陳某辦的，去替他自己辦的中華學校爭點光；後來無人報名——學費太重——幾乎不能下台。老不要臉的湖北教育界，跑到蕭督去乞憐，才得到幾千錢。他們還以為很有面子呢！今年不是開了一個全省運動會么？會費也是鬼鬼祟祟地向蕭耀南討來的。他們覺得和督軍親近是非常榮譽的，所以現在又鬼鬼祟祟向老蕭討錢辦寒假學校了！可惜神聖的事業——暑

假寒假学校、运动会——都作他们巴结武人，夸示平民的工具了！武人利用老辈的庸懦易制，老辈依靠军阀以保持饭碗，这是湖北教育的精采。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近来发出两道训令：一是禁止各校的演戏，一是禁止女子剪发。不准演戏，是怕荒废了功课；禁止剪发，是怕败坏了风俗。这真是他们特别的眼光！哼！

## 二

我们既知道湖北教育腐败的原因，就要谋一个改革的方法了。这方法不是要讨论教育怎样办才好——那是属于第四步的——而是要讨论怎样才能够铲除湖北教育的病根。这不是积极的建设，而是消极的破坏。因为病根不除虽有最好的补物也是不中用的。障碍不去，理想是不能实现的。先生说“湖北教育行政之腐败，……无一非有彻底之改造，不足以言真理也。”但怎样改造的方法，依然没有说。我相信湖北的军阀不倒，老前辈不去，教育是难望好的。但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倒军阀，赶走老辈呢？那就不得不希望湖北学者的起来讨论了！

上面是理论的方面，下面便是实行的方面了。

## 三

假使我們有了好的改革方法——打倒军阀，赶走老辈的方法，第三步就要实行了！先生说“觉其可羞，缄默不言者，亦自杀之道也”。吾则曰“徒有空言，而不实行者，亦永无解决之期也”。所以

虽有好的办法,亦必须继之以强有力的运动。

#### 四

运动胜利了!病根去了——军阀倒了,老人跑了!然后才谈得到第四步的积极建设。那时候,照先生改良湖北教育的办法也可,有比先生更好的办法也可。

总之,想谋湖北教育的改进,不重在第四步而重在第一二三步,而尤重在二三两步。先生对第一步的详述,实可为关心湖北教育者的参考,对于第二三两步,未发一言,却不能不使人失望了!以如此关心湖北教育的人如先生者,谅必有以教我,以如此关切的问题,湖北人必将大家起来讨论!

一九二二,十二,二四。武昌。

启黄中学

# 杂 谈<sup>①</sup>

——送一封信

文安每回从省议会(他父亲住所)回来的时候,总带点不自在的神气,甚至要闷闷不乐地过几天。我有一次问他:“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他答应:“没有什么!”问了两遍,他才说:“同他说话,总要低声细气地,坐在那里,总要端端正正地,完全和我日常生活的态度不同,实在令人难过!另外,每回总要挨几句意外的骂!”

有一次,黄昏后,我俩对面横靠在床上,不知怎地谈到他的往事上去了。他忽然支起身子,坐在床沿上,面向着我,很沉重地说:“我头个暑假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在家中还是在武昌?”我问。

“在武昌。听我说:初进学校的时候,总还有点锐气,因为自己英文算学不好,所以决意留在武昌补习,父亲暑假也不回去,所以叫我搬到议会和他同住。唉!自从进议会之后,就如坐牢一般,现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8日北京《晨报副镌》。署名“张光人”。——编者注

在想起来,或者比坐牢还不如!每夜他总要把《文选》、《史记》一类的书,对我讲到十二点钟以后才睡。讲书的时候,蚊虫在身上乱咬,等到讲毕,我的裤子差不多和在水里拿起来一样!每天日里,要做一篇文章。卷子要工楷,不错不落;错一个或落一个字,就要从头再写,记得有一回一连写四次;最后,眼睛昏了,望见纸上只有些黑点子,一个字也看不见!文章呢,做得不如意,也是要另做的。本是想补习英算,其实两个月的暑假,不过到补习馆去了三次!到开学的时候,我下身竟生着酒杯大的疮。你看苦不苦!”他一面说,一面还表示一种难堪的样子。

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才晓得他二十许的人和老头儿一样的衰弱,都是他父亲之赐!同时又觉得他父亲的可怕而代他难过!

今年是他毕业的一年,所以他回家要比我早些。我送他上船的时候,他忽然从怀中拿出两封信来,对我说:“这一封信你替我投入邮筒;这一封你替我送给我的父亲。”我当时很惊讶他才从父亲处来,为什么就写信给他父亲;这信好像在他未离开父亲的时候写的。又着急我怎样将这信送给他的父亲,因为我不愿和他父亲见面的。当时因为他归家仓卒,也不能向他说。

第二天下午,我把那一封信投入邮筒;将给他父亲的一封拿到议会去。本想也由邮政寄去,无奈信封上没有写名字。我一面走,一面想道:“怎样送进去呢?见着他,怎么样呢?这真难为我了!但是他为什么有话不当面对他父亲说呢?是不敢和他父亲当面说的话吧!但他父亲也是快要回去的,倘若这信触怒了他,回家去不是一样地要受责备么?是的,一定是不敢当面说的话!不然,为什么在离开他父亲之前写信给他父亲呢?”想到此处,不禁替他担忧起来了。又想道:“见了他,怎样说呢?倘若他要询问文安的事情,

怎样回答呢？他看见我这种随便、放荡的样子，便联想到是文安的损友，他对于文安不一发不信任了么？”想来想去，别的都不觉得怎样，总只着急和他见面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到了省议会，脑中还兀自在盘算！执枪的警察，守着大门，我有点不自在的样子，而且怕他们盘问。装作“若无事然”的样子走进了大门，忽然看见左手房子门旁有“号房”两字，我这一喜真非同小可，犹如将极重的担子在肩上放下来一样！走进“号房”房门，已先有一个送信的丘八，手中拿着一个本子，写着收信人的名字；收了信，就要在本子上的名字盖一个章子。我想道：“为什么这样郑重呢？兵为什么送信呢？督军署的吧！”等这个兵走了以后，我才把信交给“号房”，并且详细地告诉他，因为信封上没有名字，怕他丢失了！

我出门慢慢地回来，心中还着急两件事：一是怕信弄丢了；一是怕他看见信中的话就要发怒！直到现在，这两个恐怖的影子，还时常出没于我的脑中。

十二，二四，赤东湖畔



## 两个分工会的代表<sup>①</sup>

(小说)

他一面走，一面心中盘算能够在家中逗留多少时间，好将他们的粮食预备好。正走间，忽然听见一声“你回来了”，抬头一看，原来已到了自己的门首；这声音就是倚在门旁，毫无生气，灰白的面孔的伊叫出来的。这时，他们的脸上虽然都带着笑容，但心中却都似乎带点颤动而且酸楚的味道。

“都好吧？”他问。

“都好！你可好？”

“也好。鱼儿呢？”

“在后面。”

他们一面说，一面走进他们那间矮小而黑暗的板屋。伊进来之后，就拿一个粗而黑的碗去到屋角的小灶去倒茶；而他却一步也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3月29—30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张光人”。——编者注